



《涉过愤怒的海》： 心碎是假的，心疼是真的

林立/文

《涉过愤怒的海》(以下简称《怒海》)讲述的是一种绝不会改变的愤怒——父母失去了孩子，而孩子是被残忍谋杀的。

通常来说，这种怒火冲天的电影，是一定要给所有观众一个畅快的结局的。我原以为电影海报上醒目的“十八岁以下的观众谨慎观看”，是因为为女儿“小娜”复仇的“老金”给电影带来了太多血腥暴力。

血腥暴力只是浮在《怒海》故事上的冰山一角，曹保平导演需要的是让观众往下潜，看到这个故事真正的残忍之处：所有的心碎都是假的，但所有的心疼都是真的。

《怒海》的镜头对准的不是烈火，而是废墟。影片真正少儿不宜的部分，是它冲击了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伦理观念。

不管是失去小娜的老金和前妻顾红，还是为了维护儿子不被报复陷入歇斯底里的妈妈“景岚”和爸爸“李烈”，他们对孩子没有极限的爱，都是我们熟悉的情感。

当观众认为顺着这条熟悉的情感之路，会在这个故事的终点遇到一块刻着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的墓碑时，却发现曹保平导演修了一条“回头路”，看似不断往前推进，实则一直在往前回溯。这条路让紧紧跟着老金后面去找人复仇的观众们在“大仇已报”陷入空虚时，突然发现真正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

不喜欢《怒海》的人会觉得想不明白，干嘛拍这样让人“心疼”的电影。很多人不爱看这种沉重题材的电影，因为生活已如此辛苦，何苦再花时间体会更深的苦。

我一直认为，流俗的悲剧，只为了让人哭。好的悲剧，以他人的悲剧为诱饵，当受众不知不觉走入故事的最深处，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。

彻底的悲剧，是生活中的少数，但其实我们没有遇上这样的悲剧，完全是运气好而已。很多人也有像老金、顾红、李烈、景岚这样的父母，但他们运气很好，不会像小娜这样在绝对孤独的环境里遇上李苗苗这样极端的男友。大多数人可以平安、琐碎，算不上很幸福，至少很正常地过自己的日子。

如果你从《怒海》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那说明我们的心理都有类似的隐疾。你和你父母之间有太多“对不起”没有说，相互的。可是你知道，这种“对不起”基本不会说出口，因为两代人各有各的情感障碍。而这情感障碍，对你人生影响之深，远超你想象，当《怒海》刺穿保护膜时，你会格外震惊，原来你也有那么强烈的愤怒和悲伤。

《怒海》的结尾，老金简直悲愤、悔恨成了一块木头，但至少他终于明白自己失去的究竟是什么。比失去孩子更悲剧的是，《怒海》中痛苦的父母们并不清楚他们失去的是什么。他们可以为了孩子，毁了自己也毫不犹豫，可这完全都是在自我感动、自我牺牲。除了知道了真相的老金，顾红、景岚、李烈这三个当爹当妈的，都以为自己是懂孩子的人。

影片有两处场景，将故事的悲剧感推到了极致。身为渔船船老大的老金，在影片伊始带着船队捕鱼，他心心念念要下多少次网，捕上来多少斤鱼。但因为小娜出了事，必须去日本找女儿的他一网也没捕到。在电影后半段，台风形成的气旋将海上的鱼都带到了天上，“鱼雨”倾盆而下，砸到了老金、李苗苗、顾红三个人所在的车上，也是这场可怕的“雨”，让老金终于抓住了李苗苗，仰天狂笑。

老金以为他抓到了大鱼，但最终还是“鱼死网破”，一无所获。

其实他是有收获的，观众也有。《怒海》极端的悲剧希望带给观众的，恰恰是最温存的希望：希望所有父母忘掉不可抑止的“是我养大了你”的恩惠，把自我感动、自我牺牲都忘掉。孩子是鱼，父母也是，彼此共生于海，双方互为彼此的成长伴侣。

这场“不插电”音乐会 聆听到中俄音乐的 灵性碰撞

本报讯(记者 诸葛晨晨)11月24日晚,“和合洙声”——陈浏行中俄声乐作品专场音乐会,在台州学院艺术与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。这场音乐会是今年台州市文艺名家(名团)展演工程活动之一。

90后陈浏行,音乐教育理论与方法专业博士,现为台州学院艺术与音乐学院声乐讲师,曾在多场国际音乐赛事中获奖。

当晚,他携手青年女歌手蒋业芳,在艺术指导何萍、王碧瑶的伴奏下,为观众带来了中俄两国的艺术歌曲、民歌、咏叹调等17首作品。音乐会未采用任何扩音设备,全程向观众传达歌手们最真实、最真诚的声音。

起初,音乐会在一首不同时期的中国艺术歌曲中展开,以中国诗配曲的《锦瑟》《大江东去》《忆秦娥·恒山月》等,唱出一个个内涵深刻的故事,彰显浓厚的文学性与艺术性,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感受。

尤其是陈浏行、蒋业芳搭档,演绎的中国经典歌剧《原野》中的咏叹调《啊!我的虎子哥》《你是我,我是你》,让观众不知不觉被带入了歌曲的旋律和情景中。最终,上半场以一首节奏明快的维吾尔族民歌《一杯美酒》收尾。

下半场演出,陈浏行用俄语演绎了8首浪漫主义时期的浪漫曲。从里姆斯基科·萨科夫的《飞云回落》,到柴可夫斯基的《想要真实的语言》《唐璜小夜曲》等多首艺术歌曲和咏叹调,再到拉赫玛尼诺夫的《在神秘寂静的黑夜中》,歌剧《阿利科》著名选段《人们已入睡》等佳作,以及鲁宾斯坦的《尼禄》选段《喜歌》,使现场观众直观体会到充满俄罗斯式风情的浪漫。

最后,在观众们的掌声邀约中,陈浏行返场用中文、俄语献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,伴随着熟悉而美妙的旋律,演出圆满落幕。

陈浏行告诉记者:“举办这场音乐会,一是借此展示自己多年对声乐技术语言和音乐素养的追求。同时,作为一名教师,希望能激发青年学生对声乐的学习兴趣,为推广古典音乐艺术尽自己一份力量。”

大美越西记忆深

赵宗彪 文/图

越西归来已两月有余,但采风的文章一直没有动笔。不是内容少,而是所见所闻太丰富,如乞丐跌入藏宝之洞,眼见财宝满地,样样欢喜,反而无从下手。何况,在看了1993年的《越西县志》和清光绪三十二年的《越西厅全志》后,觉得不管从人物、历史、风俗、物产、民族交往诸方面,可写的东西太多,不知从何说起。

说来惭愧,对这座位于大凉山深处历史悠久、特产丰富的越西县,在接到会议通知之后,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地名。赶紧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买来志书恶补,方知与台州早有一段渊源:在88年前的1935年5月,有个台州人率领一支红军队伍走进越西,在这里建立了红色政权,组建了数百人的彝族红军连,共同北上抗日。他就是革命家王观澜。就我所知,台州的红色记载中,从未见过这段历史。加以两地相距2300多公里,交流的缺乏,这段插曲竟然只在发生地才得以传播。

这次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采风活动下榻的酒店,即在越溪侧畔,酒店楼下,有一个民族团结广场。我到达的第二天上午,将去老城,顺道即来到这里,刚好与王观澜等红军、彝族同胞的群雕石像会合,这真是巧合。

一

越西的山水很美。如果不告诉别人地点,我们随手拍一张当地的风景照,很难使人相信,这里是川西的大凉山区。天蓝、云白、山青、水绿、花红、鸟飞,同江南无异。我们下榻的酒店楼下,即是奔腾不息的越溪,清澈见底,游鱼可数,常见钓客在边上甩竿垂钓。窗眺远山,全是绿色植被覆盖,上面有着星星点点的房屋点缀。山腰上,时常飘着大块的白云,山脚是一条长长的铁路,从远处沿大山蜿蜒而来,直到钻进隧道,淹没于绿色之中。有时会看到白色的列车如一根轻盈的羊毛绒线,在山脚移动,与山腰的白云相呼应,安详又生动。在喧哗的溪边看此景,我想起一副古联:青山不墨千秋画,绿水无弦万古琴。

此次采风活动我们到过许多地方,无不清山绿水,植被茂盛,生机盎然,空气也是清新而凉爽,让人赏心悦目。

二

越西是少数民族县,全县38万多人,其中彝族有30万人,随处可见彝族特色的服饰、建筑和风俗。彝族的男子披一件黑色的斗篷,头上缠着黑布巾,伟岸而硬朗,女性则婀娜多姿,妩媚生动。彝族的男女服饰,色彩美,细节更美。这些服饰以黑作底,配以红、黄、绿等线条、图案,再加上图案复杂的银饰,其审美风格,直追秦汉的精美漆器,抵达商周的青铜。颜色,是颜色中的皇后。这种高古的审美风格,给人以庄严、厚重的感觉,而彝族的服饰以此为底,更加衬托出男性的雄强、肃穆与女性的柔美、多彩。

那一天,我去老城区画画,走到一个彝族服装店,这位店主是位彝族美女,店里的服饰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。我一询问服饰的异同代表什么意义,她都不厌其烦地解答。她还特地给我看手机中的视频,里面有她妹妹参加模特大赛的记录,还是金奖获得者。尤其是头饰,带有各种环状的银制品挂件,真正是千姿百态,美不胜收。姑娘、已婚、母亲、祖母、丧偶,都有不同的标志。许多带

状、三角形的刺绣饰品,可以直接系于男女的腰间,更增添了别样的风姿。

在后面几天的采风中,我不断地见到生活中、舞台视频中的彝族民族服装,非常着迷。这种服饰,让我想到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,银盘一样的皓月当空普照大地,所有的美都是阳刚的、光明的、朝气蓬勃的,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无限美好。

采风期间,有一位同行的美女记者买了一对银制的耳饰,精致而灵动,转头之间,还有耳饰碰撞所产生的美妙之声,让人想起《诗经》中“佩玉将将”之句,为她锦上添花。

撇开服饰的历史传承、文化价值、记忆功能不论,彝族服饰之美是高品质的。它的美,在于继承了先人的审美传统,保持独特的风格,颜色和谐、刺绣巧妙、银饰多姿多彩。可能是个人的偏好,在我所见过的少数民族服饰中,彝族是最美的,没有之一。如果我是服装设计师,肯定就选择越西定居,哪里也不用去,这里就是服饰资源的宝库。

三

当代人,好像都是一个一个的陀螺,被无形的生活之鞭抽打着,都在快速地旋转,不肯停下来,只怕万一停下来,即是倒下。在许多商业的环境里,对陌生人,即使礼数周到,动作礼貌,依然是心怀警惕。而在越西的几天里,我感受到别样的生活情景,就是慢节奏,是悠闲,对陌生人的表情是和善与友好。

我去越西老城两次,一去半天。老城不大,几条大街,更多的小巷、店铺,大街上熙熙攘攘,车来人往,一如中国各地的县城。最大的不同,不是这里有许多穿彝族服装的人,而是他们脸上表情的安详与恬静。即使他们穿行于红绿灯的环境之下,也无匆忙急迫之状,让人艳羡不已。

人是世间最美的风景。

陌生的环境,会让我好奇,也更愿意将它们画下来。我看到一个彝族盛装的老太太,安静地晒太阳,上前询问,能否允许画她。她的脸笑成一朵花,就坐着不动。我在街边画画,经过的人,也是友好的表情。在画一个腊肉铺的时候,女店主非常热情,向我介绍腊肉的制作办法,如何烧制,还推荐一种当地的柴根,树皮与腊肉同烧,不但肉易烂,而且有大补之用。当我表示无法购买时,店主说,没关系的,你画下来,就会让更多的人知道,我们越西有多么好。

在越西彩虹桥边,我看到一个骑着三轮车卖水果的妇女,同她说,能否在此停留几分钟,让我画一下。她非常愉快地答应。画完后,我过意不去,去买了她的一些水果。她说,自己是山上来的彝族移民,现在已整体下山,住到山下,丈夫开出租车,她照顾两个孩子,有空时卖水果以补贴家用,对未来的生活,充满希望。

在另一家饮食店的门口,我靠在树上画对面的景物,店主特地从店里搬出一把竹椅请我坐下。我表示不会在这里吃饭。女店主笑道,你画我们越西,我很高兴,很美吧?

越西确实很美,不但山水美,服饰美,物品美,人更美。对陌生人态度是否友好,可以作为一个地方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志。在越西,我常常见到的,是充满善意的笑脸,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

四

在越西的时候,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看到的一则新闻,主人公的姓名忘记了,大意是,一个香港的女探险家,走遍了全球的高山大川,来到青藏高原,到一位藏族女同胞家里做客,十分投契。探险家与藏族同龄,只小几个月,藏族从未走出过脚下的土地,生活安详而满足。探险家兴致勃勃地向藏族介绍她征服各大山峰的种种惊险,藏族听后,接着探险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:妹妹太可怜了,为生活要如此奔波受苦,你就住下来吧?

有时候,不同的生活状态之间,还真无法评判其高下好坏,只是是否适应而已。

无论如何,大美越西,善意越西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以后有机会,还会重访这片好山水。



越西普雄传统新米节



人美果香



端庄的彝族老太太



▲ 湍急的越西河,悠然的钓徒

